

白夜

White Nights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白 夜

White Nights

[俄] 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夜 / (俄罗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陆永昌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1辑)

ISBN 7-80179-459-1

I. 白... II. ①陀... ②陆...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835 号

白夜

译者: 陆永昌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88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59-1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白夜

第一夜	(1)
第二夜	(9)
纳斯坚卡的经历	(20)
第三夜	(27)
第四夜	(32)
早晨	(40)

脆弱的心

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第一章	(80)
第二章	(94)

赌徒

第一章	(117)
第二章	(124)
第三章	(127)
第四章	(131)
第五章	(134)
第六章	(141)
第七章	(146)
第八章	(151)
第九章	(156)
第十章	(162)
第十一章	(170)
第十二章	(176)
第十三章	(185)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198)
第十六章	(205)
第十七章	(211)

第 一 夜

夜景优美异常，亲爱的读者，我们只有在花样年华时，也许才能有那样的夜晚。满天的星斗密密麻麻，天空通亮无比，您只要看上它一眼，就会情不自禁地自我发问：在这样的天空下，每个生气、任性的人还能生活得下去？这也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亲爱的读者，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不过，天啊，您心里还是多问问！……说到一些任性和生各种各样气的先生，我也不能不想起自己在这一整天的雅行。从一大早起，一个奇怪的烦恼就开始折磨我。我突然觉得，所有的人都丢下了我，撇开了孤苦伶仃的我，所有的人都不再理我。当然喽，任何人都无权问：这所有的人究竟是谁？因为我这个人在彼得堡已经住了八年，没能搞上一次交际。不过一我要交际有什么用？不用交际，整个彼得堡我都熟悉；这就是当整个彼得堡突然动身去别墅时，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撇下我的原因。剩下我一个人，我很害怕，于是，整整的三天，我心烦意乱，在城里荡来荡去，一点儿也弄不明白，我会发生什么事。无论是去涅瓦大街，去花园，还是在沿岸街上徘徊——在某个时候，在整整的某一年里，在某个地方，我所熟悉的脸，一张也没有见着。当然喽，他们不认识我，可我倒是认识他们。我对他们有所了解；我几乎研究了他们的面部表情——当他们面带喜色时，看着他们，我赏心悦目；当他们愁眉苦脸时，我闷闷不乐。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候，我在方坦卡河旁都会遇到一个小老头，差一点儿和他交上了朋友。他的面部神情很威严，很深沉，鼻子下的嘴总是悄悄说着什么，左手不停地摆动，而右手拄着一根疤多节多的金镶头手杖。他也注意到了我，对我怀起同情心来。‘在固定的时候，只要我不在方坦卡河旁的那个地方，我深信，他定会突然怏怏不快。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时差一点儿相互鞠躬打招呼，特别是在两人情绪好的时候。几天前，我们整整两天没有见面，到了第三天，我们碰上了，我们的手已经开始摘帽，幸亏我们猛醒了过来，手松开了，各自同情地从对方的身旁走了过去。我连房子也熟悉。当我走路的时候，每座房子都好像奔到我前面的马路上，从所有的窗眼里看着我，几乎都在说：“您好，贵体怎样？我嘛，苍天在上，身体康健，五月份要给我加层楼。”或者是：“您的身体好吗？我明天要维修了。”或者说：“我差一点儿被烧掉，可把我吓死了”，如此等等。他们中有我最喜爱的，有我的密友；今年夏天，其中一幢还打算给

建筑师治一治病。我将每天故意到它那儿弯一弯，可别把它治坏了，上帝保佑它吧！……但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一所特别漂亮的浅红色小房子的事。这是一所砖石房子，可爱极了，每当我从旁边走过时，它看我特别殷勤，看它自己蠢笨的左邻右舍特别傲慢，看得我的心都乐开了花。在上星期，我在街上走，我朝朋友一看——突然听到了抱怨声：“他们把我涂成了黄色啦！”恶棍！暴徒！无论是圆柱，还是屋檐，他们什么都没有放过去，于是我的朋友变成了黄色，像一只金丝雀。为此事，我差一点儿倒出肚子里的胆汁，至今，我都没有勇气去看一看我这个被毁了容的可怜人，它被重重地涂上了世界帝国的色彩。

总之，读者，您明白，我对整个彼得堡是何等的熟悉！

我已经说过，整整的三天，我一直是焦躁不安，直到我悟出它的原因所在。我在大街上心情不快（一会儿这个没有，一会儿那个没有，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就是在家，我自己也是魂不附体。花了两个晚上在想：在我的栖身之地，我缺啥？为什么住在里面这样不自在？——我困惑不解地打量着自己熏黑了的绿墙壁、挂着蜘蛛网的天花板（马特廖娜培养蜘蛛网真出色），我重新察看自己所有的家具，仔细地看了每一张椅子，我在想，灾难是不是在这里呢（因为我这里只有一张椅子放在不是昨天放的地方，所以我魂不附体）？我看着窗户，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心里丝毫没有变得轻松一点儿！我甚至本来想把马特廖娜叫来，就蜘蛛网，就到处乱糟糟的，立即训斥她一顿，但她只是惊讶地看了我一眼，一个字都没有回答就走开了，因此蜘蛛网至今仍然在老地方太平平地高挂。我只是在今天早上最终才琢磨出是怎么回事。唉！要知道，他们甩开了我，缩进别墅里去了！请原谅这个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字眼，可我哪能顾得上用什么高雅的文体？因为要知道，在彼得堡有过的一切，不是搬走了，就是正在搬到别墅里去；因为每个外表上仪表堂堂、可敬可畏的先生雇了马车，我看着他们顷刻间变成了可敬可畏的一家之长，在处理完多少日常公务事务之后，他们轻轻松松地动身去自家的腹地，去别墅；因为现在每一个过路的人都完全是另一副特别的神态，他们差不多对每一个碰上的人都说：“先生们，我们在这里，不过是这样，是路过的，过两个小时，我们就去别墅了”。白得像白糖一样的纤细的手指，先是咚咚地敲了敲窗户，接着，窗户被打开了，一个美貌女郎探出了小脑袋，招呼一个卖盆花的人过来——马上，我转眼间就意识到，这些花，纯粹是买一买，也就是说，完全不是为了在春天闷热的都市住宅里欣赏欣赏，而他们很快，很快就全家搬到别墅去，花也随身带走。除此之外，我本人的一个崭新的、特别的发明成绩斐然，只要凭一个神态，我已经能够准确无误地标出，谁住什么样的别墅。住在石岛、药房岛或者彼得戈夫大道旁的人，

他们的特点是举止文雅，夏装时髦讲究，他们进入城池的马车华丽。住在帕尔戈洛夫，还有住得更远一点儿的人，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他们自己显得精明理智、庄重；克列斯托夫岛的常客则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闻名遐迩。我常常能见到一条长长的车夫队伍，他们手里拉着缰绳，懒洋洋地在马车旁走着，各种各样的家具堆成了山，桌子、椅子、土耳其沙发和非土耳其沙发，还有其他家当，家当上，比什么都高，在马车的峰顶上，常常端坐着一个瘦弱的女厨子，她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死死地守护着老爷的财产；我常常见着一条条沉重地装着家具的船只，它们沿着涅瓦河或者方坦卡河轻快地移动，到了黑河或者各岛屿——我眼中的大马车、船只增加了十倍，增加了百倍；我觉得，一切都动身上路，一切都成群结队、长龙似地搬往别墅；我觉得，整个彼得堡都有变成荒野之虞。所以，最终，我开始感到惭愧、遗憾和难过；我根本无处可去，也根本用不着去别墅。我已做好准备，坐任何一辆大车走，准备好同任何一位雇着车夫的可敬可畏的先生走；可是，压根儿谁都没有邀请我，没有一个人；他们好像把我给忘了，我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个外人，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来来回回走了很多路，走了很久，所以，通常也是，我已经完全忘了我在什么地方，突然，我不知不觉地发现来到了关卡旁。刹那间，我乐了，接着，我跨过栏木，在已播下种的田野和草地之间走，我非但感觉不到疲劳，反而我全部的身心都觉得，一种积压在我心头的重负正离我而去。所有过路的人都彬彬有礼地看着我，他们差一点儿行鞠躬礼；大家都不知乐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抽雪茄烟，于是，我也乐了，这儿在我身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似乎突然来到了意大利——我，这个有病的城里人，一个在城墙里差一点儿被闷死的人，此时完全倾倒在大自然中。

我们彼得堡的大自然，顷刻间也会莫名其妙地动人，随着春回大地，她一下子显示出自己全部的威力，显示出上帝赐给她的所有力量，她披上了绿装，花花绿绿，五彩缤纷……不知怎的，她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个病弱、面容憔悴的姑娘，您看着她，会时而惋惜，时而怀有一种同情的爱，时而简直压根儿没有发现她，不过，她突然间，在那一刹那，变得莫名其妙的美，预料不到的美，神奇的美，而处在惊讶、陶醉中的您，不禁要自我发问：是什么力量使这双忧郁、深沉的眼睛发出强烈的火焰？是什么东西使这苍白、瘦削的面颊泛起了血色？她这娇嫩的面容上怎么会充满激情？她的乳房怎么会这样高高隆起？什么东西使这个可怜姑娘的脸突然变得如此漂亮，变得有力量、有活力，使她笑容满面——容光焕发，散发出阵阵爽朗、开怀的笑声？您环顾四周，您在找人，您在揣摩什么……但是，此刻一过，说不定明天您见到的，又

是那种深沉的、漫不经心的目光，还是像过去一样，又是那种苍白的脸，又是那种唯唯诺诺、怯声怯气的动作，甚至是一种后悔的样子，甚至是一种万般忧愁和因流逝的激情而懊丧的泪水……于是您遗憾，遗憾这一刹那的美消失了，如此之快，如此一去不复返，遗憾的是，在您的面前，她片刻的闪烁是多么虚幻、枉然——您遗憾，您连爱她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而不管怎么说，我的夜晚总比白天强！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我返回城里的时候非常晚了，在我将走近家时，十点钟已经敲过。我途经一段河堤，此时这里连一个活的灵魂都见不着。不错，我住在城里的最边远的地区。我走着、唱着，因为我幸福的时候，嘴里总是轻轻地自我哼点儿什么，我也像每一个幸福的人一样，既没有朋友，又没有好的熟人，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也找不到人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欢乐。突然，发生了一件最为意想不到的奇遇。

在路边，有一个女人贴着河栏杆站着；胳膊肘支在栏杆上，看来，她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浑浊的河水。她戴着一顶特可爱的小黄帽，披着一件精美的黑披肩。“是一位姑娘，而且必然是个黑发女郎。”我想。看来，她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我屏住气，心里怦怦直跳，打她旁边走过时，她连动都没有动。“怪了，”我想，“对了，她想什么事，想得太入神了。”我的脚忽然像被钉住一样停了下来。我似乎听到了沙哑的痛哭声。是的！我没有弄错，姑娘在哭，过了一会儿，她还一阵又一阵地抽泣。我的天啊！我的心缩成一团。无论我这个人怎么不敢与女人打交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非常的时刻啊！我转过身，走到她的跟前，真想说：“女士啊！”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一感叹的称呼在俄国上流社会的所有罗曼史中，已经说了上千遍。这堵住了我的嘴。然而在我搜索枯肠觅词时，姑娘醒悟了过来，她环顾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迈开了脚步，沿着河堤打我身旁一溜烟滑了过去。我立即跟在她后面走，不过，她猜着了。她离开河堤，横穿大街，走到人行道上。我不敢穿大街。我的心，就像被捉住的鸟儿的心一样，突突地跳。突然，给我帮忙的机会来了。

在人行道的那边，离我的陌生的女人不远，忽然出现了一个穿燕尾服的先生，他已上了年纪，但不能说，他的步态是上了年纪人的。他晃悠悠，警觉地挨着墙走着。姑娘像一支箭似地穿行，既急急忙忙，又怯生生的，她完全像所有的姑娘一样，不希望夜间有谁自告奋勇地送她们回家，当然喽，要是我的命运之神不开导这位摇摇晃晃的先生寻找极端的手段，他怎么也赶不上姑娘。我的这位先生二话没说，忽地冲了出来，迅速地飞奔，拔腿去追赶我的这位不相识的女人。姑娘行走如风，但是微微晃动的先生追啊，追上了，姑娘猛地惊叫了一

声——接着……这一次，我的右手上碰巧有一根瘢疖多的好拐杖，为此我得感谢命运之神。我霍地跑到人行道的那一边，不速之客蓦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他考虑到了他不是对手，他默默地退却了，只是到了我们相距很远很远的时候，他才用相当凶的行话向我抗议。不过，他的话只能是勉强地传到我们这儿。

“请您把手伸给我，”我对我的陌生女人说，“他就再也不敢死气白赖地纠缠了。”

她默默地把我的手给了我，由于激动和恐慌，手还颤抖着呢。啊呀，这个不速之客！在此时，我是多么感激你啊！我向她看了一眼：她太可爱了，是个黑发女郎——我猜准了；在她的黑色的睫毛上，还闪烁着流出的泪花，是由于刚刚的恐慌，或者由于昔日的苦难——我不清楚。但是，在她的嘴唇上已经漾着笑容。她也偷偷地看了我一眼，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低下了头。

“您瞧，您那时为什么赶开我？要是我在这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可我不了解您，我想您也是……”

“难道您现在就了解我？”

“有了一点儿。瞧，比如说，知道您为什么发抖。”

“啊，您一下子就猜中了！”我欣喜地回答说我的姑娘是个聪明的姑娘：姑娘的美貌从来都不碍事。“是的，您一下子就猜到了您在同谁打交道。不错，我在女人面前总是害羞，我很紧张，一分钟以前，在这位先生使您受惊时，我打赌，我比您更利害……现在，我还惊魂未定。像是一场梦，而且就是在梦中也指望不到，有这么一天，我和某个女人说话了。”

“怎么？难道——是——真的？”

“是的，如果我的手发抖，这是因为像您的这样漂亮的、小小的手儿从来还没有碰过它。我离开女人远远的，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和她们处熟；要知道，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和她们说话。瞧，就是现在，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对您说了些什么样的蠢话？您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吧！我有话在先，我不会难受的……”

“不，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与此相反。既然您要我直说，那么我对您说，女人喜欢这样羞答答的；要是您想知道更多一点儿，那么，我也喜欢羞羞答答的，您把我送到家门口，我不会赶您走的。”

“您这样对我，”我惊喜得气喘吁吁地说，“我马上就不再羞羞答答了，于是——再见吧，我所有的手段！……”

“手段？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用？瞧，这就差了。”

“我错了，我不再这样，我说走了嘴；不过，在这种时候，您就没有

愿望……”

“喜欢上了，是不是？”

“是的呀，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劳驾，请您劳驾。请您判断一下，我是什么样的人！要知道，我已经二十六岁了，而我任何时候，什么女人都没有见过。唉，我怎么能说得好，说得圆滑，说得恰到好处？一切都开诚布公，毫不隐瞒，这对您更有好处……我的心要说时，我无法沉默。好吧，反正都一样……您是否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没有任何的交往！我只是每天在幻想：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与谁萍水相逢。啊呀，要是您了解到，我这样钟情多少次，那该多好啊！……”

“怎么会这样？究竟对谁钟情？……”

“对谁都没有钟情，我钟情于理想中的情人，钟情于梦中见到的情人。在幻想中，我创造一系列的罗曼史。呀，您可不了解啊！说实在的，也不可能没有，我遇上了两三个女人，不过，她们是些什么样的女人啊！她们全是那种家庭妇女……我可逗您笑了，我告诉您，我好几次想，想这样随随便便地和街头上的任何一个贵妇人谈谈，自然而然，当然是在她一个人的时候；当然喽，说得羞羞答答、恭恭敬敬、热情洋溢；说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要死去了，使得她不撵我走，说我没有手段了解一个女人；暗示她，即使从一个女人的义务来讲，也不应该拒绝像我这样一个不幸者胆怯的苦苦哀求。最终，和她说，我最终所求的一切只在于，让她亲切地对我说上一两句，有同情感，不要从一开始就把我赶走，相信我说的话，把我的话听完，想嘲笑我就嘲笑，使我能如愿以偿，说一两句，就一两句，今后，哪怕我和她永远见不着！……呀，您笑了……顺便说说，我正是为了您笑笑……”

“您别抱怨吧！我笑，这是因为您自己跟自己树敌，要是您试一试，您已经成功了，也许在大街上，事情就是这样：越简单越好……任何一个女人，只要她不笨，或者此时不发无名火，都不会不送上您如此羞羞答答哀求的一两句就离您而去的……顺便说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当然喽，我也会把您当成疯子。要知道，我评判人按自己的方式。人们在世上怎样生活，我自己可知道得多着呢！”

“啊，谢谢您，”我叫了起来，“您知道不，现在您为我做了多好的事！”

“好，好！不过请您告诉我，您从哪里晓得我是……嘿，是您认为值得……关心和交朋友的女人的……总而言之，如您称呼的，不是家庭妇女的？您是怎么拿定主意走到我的跟前的？”

“怎么？怎么？但是，您孤零零的一个人，那位先生的胆子也太大了，现在是夜间：您自己会赞成，这是一种义务……”

“不，不是，还在前面，在那里，在马路那边时。原来您就想走近我的吗？”

“在那儿，在马路那边？不过，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害怕……您可知道，我今天非常幸福；我一路走，一路唱；我曾经在郊外；我的一生中从来还没有过如此幸福的时光。您，我也许以为……嗨，如果我提到您，请您原谅，我觉得您在哭，于是我……我不忍听到这……我的心真难受……唉，我的天啊！得啦，难道我不能为您分忧一阵？对您怀有兄弟的怜悯，难道这是罪过？……对不起，我说了怜悯……得了，是的，总而言之，我情不自禁地想走近您，难道我使您难受了？……”

“您停下，够了，您不要说了……”姑娘垂下眼睛，抓紧我的手说，“我拉起了这个话题，是我自己不对。但是，我高兴的是，我没有看错您，瞧，我这就已经到家了。我得从这里拐进胡同，那里只两步……再见吧，谢谢您……”

“难道就这样，我们难道就这样再也不见面了吗？……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您瞧，”姑娘笑着说，“一开始，您只是想一两句，而现在……算啦，顺便说说，我对您什么话都不说，也许我们会再见面……”

“我明天来这里，”我说，“唉，请您原谅我，我这已是在要求……”

“是的，您迫不及待了，您几乎在要求……”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我打断了她的话，“假如我又对您说这类话……请您原谅，不过就是这样：我明天不能不来这里。我是一个幻想家，我真正的生活太少，像现在这样的时光，认为太希罕了，我甚至在幻想中都不能再现这些时光。我对您，要幻想整整一夜，整整一星期，整整一年。我明天一定来这里，正是来这里，来这个地方，正是在同一个时候，想起今天的情景，我将会幸福。这块地方对我来说很亲切。在彼得堡，我已经有两三个这样的地方。甚至有一次，我在回忆，像您这样……我都哭了起来……天晓得，十分钟以前，您也许是回忆什么而哭的……不过请您原谅，我又忘了；您在这里曾经特别幸福过……”

“好吧，”姑娘说，“看来，我明天一定来这里，也是在十点钟。我看，我已经无法阻止您，就是这么一回事，我需要来这里；您别以为我和您约会；我有言在先，我是为自己来这里的”。您瞧……唉，我对您直说，如果您来的话，也没有关系；首先，又会发生像今天这样不快的事，不过，丢开不谈……总之一句话，我只不过是想见见您，为的是给您说上一两句。您要知道，不过，您现在不要指责我。您别以为我这

么容易与人约会，要是……我就不会约会了。不过，就让这成为我的秘密吧！只是先有个约定……”

“约定！说吧，请先说，请先说出来；我什么都同意，我都有准备，”我高兴得叫了起来，“我担保自己的行为——我将俯首听命、恭恭敬敬……您是了解我的……”

“正是出于我对您的了解，我才邀请您明天来，”姑娘笑着说，“我对您完全了解。不过，瞧，您来，要有一个条件：首先（只是请劳驾，请履行我的请求——您见到没有，我说得很坦率），不要对我钟情，不能，请您相信。我准备只谈友情，瞧，我把我的手伸给了您……而不能钟情，我请求您！”

“我给您发誓！”我抓住她的小手叫了起来……

“够了，不要发誓，我可知道，您像火药一样，一点就着。我这样说，您不必指责我。要是您知道就好了，我也是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好说说话，找不到人商量。当然喽，不能在大街上找出主意的人，您是个例外。我对您是多么了解，好像我们已经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您不会变，是不是？”

“您瞧着吧，尽管只是一个昼夜，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去。”

“睡得熟一点儿，晚安——请您记住，您已经取得了我的信任。不过，您刚刚感叹得太好了：每一种情感，甚至包括兄弟的同情，难道都要表达清楚？您是否知道，您说得多么好啊，您一说，我头脑中马上就产生了一个相信您的念头……”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过表现在什么地方？怎么回事？”

“明天见。暂时让它成为一个秘密。这对您更好一点儿；从侧面看，这都像个罗曼史。我也许明天对您说，也许不说……我事先还要和您说一说，最好我们彼此介绍介绍……”

“好啊，关于我自己的，我明天对您将和盘托出！但这是怎么回事？我身上似乎正在出现一个奇迹……我的天啊，我在哪里？得了，您没有发火，没有在一开始就把我撵走，要是别的女人就不一样了，难道您现在不后悔了？两分钟，您就使我永远幸福。是的，幸福。天晓得，也许您使我不计较您，打消了我的疑虑……也许是我碰上了这样的时光……好吧，明天我把一切都告诉您，您全都了解了，全都……”

“好，我听，您就说吧！”

“我同意”。

“再见！”

“再见！”

接着，我们分手了。整整一个晚上，我都走来走去；我下不了决心回家去。我是多么幸福啊，明天见！

第二夜

“瞧，您不是熬过来了！”她一边笑着，一边握了握我的双手说。

“我在这里已经呆了两个小时；您不知道，整整的一天，我是多难过！”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说正经的事吧。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可不是像昨天那样说废话、闲谈。就是这回事，今后我们应该更聪明些。有关这一切，昨天我琢磨了很久。”

“究竟在哪一方面，在哪一方面更聪明些呢？从我来讲，我已经准备好；不过说实在的，在生活中，我从来没有做过比现在这样更聪明的事。”

“实际上呢？第一，我请求您不要这样捏我的手；第二，我要告知您，有关您，今天我全盘地考虑了很久。”

“那么，结果如何？”

“结果如何？结果是，一切需要重新开始，因为今天我最后才决定，对于我来说，您完全是个陌生人，昨天，我做得像个小孩似的，像个小姑娘，自然而然，其结局是这样，一切的过错都怪我有一颗善良的心，也就是说，在我们开始分析自己的举动时，结果像往常一样，我总是自我颂扬一番而告终。因此，要纠正错误，我决定详细地把您打听清楚。不过，无法在别人那儿打听您的情况，所以，您自己应该说出一切，说出全部的底细。喂，您是什么样的人？快点——就开始说吧，讲讲自己的历史……”

“历史！”我吓得叫了起来。“历史！不过，是谁对您说的，说我友我的历史？我没有历史……”

“既然没有历史，那您怎么过来的？”她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历史！我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独自活着，也就是完全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您知道什么叫一个人吗？”

“怎么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您任何时候都没有见过任何人？”

“嗯，没有，见到见着了——可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

“怎么回事，您难道没有和谁说过话？”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没有和人说过。”

“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请您解释！您等一等，我猜着了，您大概和我一样有个奶奶。她是个盲人，瞧，已经整整一辈子，哪儿也不放我出去，所以，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说话。大约两年前，在我干了淘气的

事时，她发现管不住我了，抓住我把我拉到跟前，用别针把我的裙带和她的别在一起——打这以后，我们整天整天地坐在一起；她尽管眼瞎，但能织袜子；我坐在她的身边，缝缝，或者给她念书——多么古怪的生活习惯，就这样，我已经被别住两年了……”

“啊呀，我的天，多么不幸！我可没有，可没有这样的奶奶。”

“既然没有奶奶，那您怎么能在家里坐着？”

“请您听我说，您想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是呀，是呀！”

“从严格意义上讲？”

“从最严格意义上讲！”

“好吧，我——怪人。”

“怪人，怪人！什么样的怪人？”姑娘大叫起来，她哈哈大笑，笑得好像整整的一年她都没能笑过。“同您在一起真开心！您瞧，这儿就有一条凳子；我们坐下！这里没有人走路，谁都听不到我们的话，下面——开始谈您的历史吧！您就不必说服我了，因为您有历史，只是您掩盖它。首先，什么叫怪人？”

“怪人？怪人——就是古怪的人，是一个非常可笑的人！”我回答道，自己也跟着她孩子般的笑声后面哈哈大笑起来。“它是一种性格。听我说，您知道什么叫幻想家吗？”

“幻想家！对不起，怎么能不知道？我自己就是一个幻想家！有一次，我坐在奶奶的身边，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钻进脑瓜！瞧，这就开始幻想，而且想痴了——瞧，我无缘无故地将嫁给中国的一个皇太子……幻想——要知道，有时候也不错！不，其实只有天知道！这特别是在有想、没想的时候，”这一次，姑娘特别认真地补充说。

“太美了！既然您已经嫁给了中国的王子，那么这下子一定完全理解我了。唉，听我说……不过对不起，要知道，我还不知道您的芳名？”

“终于来了！想问此事还太早！”

“唉呀，我的天！以前脑瓜怎么就没有转过来，那时的感觉太好了……”

“我叫——纳斯坚卡。①”

“纳斯坚卡！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难道您嫌少？您是一个总不知足的人！”

① 纳斯坚卡——是阿纳斯塔西娅的爱称，在俄国人的交往中，刚刚见面的人相互介绍时都告诉全名，甚至包括父名和姓，一般不一下子就告诉爱称，只有在很熟的人中间才用爱称。

“是不是少了点儿？多了，多了，与此相反，是太多了，纳斯坚卡，您真是一个好心肠的姑娘，因为一见面，对于我来说，您一下子就成了纳斯坚卡了！”

“问题就在这里！嘿！”

“嘿，纳斯坚卡，您听我说吧，发生的事是多么可笑！”

我坐到了她的身边，做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老学究样子，一切像说书一样开始了：

“有啊，纳斯坚卡，假如还不了解的话，在彼得堡有很多相当奇怪的角落。对这些地方，光照全彼得堡人的太阳，眼睛似乎连张都不张一张，而张眼的是另一个，似乎是这些地方专门定制的新太阳，它有一种特别的光芒。在这些角落里，亲爱的纳斯坚卡，似乎完全是另一种生活，不像我们周围沸腾的生活，这大概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王国里那种生活，不是在我们这儿，不是在我们这个严厉又严厉的时代。瞧，这种生活，也是一种混合物，里面有纯幻想的东西，有强理想的东西，与此同时（纳斯坚卡，唉！），还有枯燥乏味和平平常常的东西，如果说重一点，就是，有极为下流的东西。”

“唉呀！我的天啊！多妙的开场白！我将听到的究竟是什么呢？”

“纳斯坚卡（我觉得，我叫您纳斯坚卡永远叫不够），您将听到，您将听到，在这些角落里生活着一些古怪的人——幻想家。幻想家，如果需要给他们下一个详细的定义，他们不是人，而是，您知道不，而是一种中性的生物。他们大都定居在可望而不可及的角落里，好像在躲避白天的阳光，只要一赶回家，他们就像只蜗牛，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的窝紧紧地粘在一起的，或许在这方面，他们至少像有趣的动物，这动物名字叫乌龟，它和别的动物连窝都是连在一起。他们的四面墙，一定要涂上绿色，被烟熏得发黑，满目凄凉，烟味呛人，您怎么想的，他们为啥如此喜欢自己的窝呢？然后，在为数不多的熟人（幻想家总是以熟人全部绝迹而告终）中，有人去拜访这些可笑的先生们，这些可笑的先生们迎接他们时，为什么这样难为情？脸上变化为什么这样大？为什么这样仓皇失措？好像他们刚刚在自己的四面墙里搞了什么罪恶活动，好像他们印制假钞票，或者写什么小诗，寄给某杂志社，并附上匿名信，在信中称，该作家已故，他的朋友认为发表他的这些格律诗是一种神圣的义务。纳斯坚卡，请您告诉我，两位交谈者为啥就是话不投机呢？在别的场合，这位朋友滔滔不绝、能说会笑，说一些美谈佳话以及别的怡情悦性的话题，而此时，突然来到的他不知所措，他为什么笑不起来，舌头上为什么喷泻不出滔滔不绝的话语呢？最后，这位朋友，大概是不久前结识的，尽管自己拥有所有说俏皮话的才能（即使只有他拥有这种才能），还是在第一次拜访时（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不会

有第二次，朋友下次绝不再会来），当他看着主人责难的面孔，为什么会变得如此一副窘态、如此呆若木鸡呢？此时，主人作了特大的努力（不过是徒劳的），来使谈话自然，话题丰富多彩，显示自己通晓上流社会，也说一些美谈佳话，说他恭顺听话，得到了来的不是地方、错来做客的可怜人的喜欢，尽管如此，主人为什么还惘然若失、不知所措？为什么呢？最终，客人突然说他想起有一件从来没有过的、最最需要的事儿要做，猛地拿起了帽子，心不在焉地从千方百计表示后悔、弥补过失的主人热烈的握手中挣脱开自己的手，迅速离去，这是为什么呢？离去的客人一边走到门旁，一边哈哈大笑，此时，他马上暗暗发誓，永远不到怪人这儿来，尽管实际上这个怪人也还是一个最最可爱的小伙子，与此同时，客人有点儿刁钻古怪，他怎么也不能丢开自己的联想。在不久前会面的所有时间里，他从交谈者的表情上，尽管不全是这样想，想到了一只可怜小猫的神态：这只小猫被孩子们阴险地捉去做成了俘虏，他们掐它，吓唬它，千方百计地侮辱它，弄得它无地自容；最终，这只小猫挣脱开孩子们的手，躲了起来，藏到了椅子下面黑乎乎的地方，在那里，它不得闲着，整整一小时竖毛，呼哧呼哧的，用两只爪子洗自己被侮辱过的脸，这之后，它还怀着敌意，久久地观察着大自然和生活，甚至，在老爷吃饭时，富有同情心的女管家给它施舍了一块食物，它也这样看，这又是为什么？”

“您听我说，”纳斯坚卡打断了我的话，她一直睁大眼睛、张着小嘴，惊奇地听我说。“您听我说，我完全弄不明白，这一切怎么会发生，您为什么恰恰对我提出那么多可笑的问题呢？不过，从谈话中逐渐明白，我确实知道，所有这一切的奇遇，都一定是原原本本地发生在您的身上。”

“用不着怀疑，”我带着最为严肃的神色回答说。

“好吧，既然用不着怀疑，那么就请往下说吧，”纳斯坚卡回答，“因为我很想知道这是怎么了结的。”

“纳斯坚卡，您想了解，我们的主人公，或者，最好说是我，因为做这一切的主人公就是我，在自己的角落里，亲自、亲手做了些什么？您想了解，因为一个朋友突然来访，整整的一天，我为什么如此心慌意乱、惘然若失？您想了解，在打开我的房门时，我为啥如此激动不安、面红耳赤？我为什么如此不会接人待物、如此丢人地被葬送在自己好客的重负之下呢？”

“嗯、是呀，是呀！”纳斯坚卡回答，“正是这点。您听着：您讲得美极了，不过，您能不能不要讲得这么美呢？不然您讲得和说书的一样。”

“纳斯坚卡啊！”我用庄重而又严厉的口吻回答道，差一点儿笑

了。”亲爱的纳斯坚卡，我知道，我的讲述妙极了，不过，请您原谅，换一种方式，我又不会讲。现在，亲爱的纳斯坚卡，现在我像所罗门^①国王的幽灵，他被封在坛子里上千年，被打上了七道封印，现在终于摘掉了这所有的七道封印。现在，亲爱的纳斯坚卡，在我们经历过如此漫长的离别之后重逢时（因为我早就知道您了，纳斯坚卡，因为我早就在寻找人，而这一征兆表明，我要寻找的人恰恰是您，命运注定我们现在在这里见面），现在在我的头脑中，成千上万的闸门被打开，于是，我的话应该像滔滔的江水喷泻而出，否则我会给憋死的。所以，我请求您不要打断我的话，纳斯坚卡，听时既要心诚，又要听话；否则——我就闭口不说了。”

“不！不！不！绝对别这样！您说下去吧！现在我一声不吭。”

“我现在接着说，一天中，我的朋友纳斯坚卡，我也有我喜欢的时候。这就是：在所有的职务、公务、义务几乎全结束后，大家都急急忙忙赶回家吃饭，躺下休息一会儿，而此时，我在路上，立即想出了许多欢快的话题，涉及到晚上、夜间以及所有剩下的余暇时光。在此时，我们的主人公（纳斯坚卡，请让我用第三人称描述，因为用第一人称说这一切，惭愧得要命），就这样，我们的主人公，此时他也不是没有什么事，他正跟在别人后面走着。在他那苍白的，似乎被揉皱的脸上，泛出一种奇怪的心满意足的神色。他动情地看着彼得堡寒冷的天空中慢慢消逝的晚霞。我说‘他看着’，我这是在撒谎，他没有在看，而是不知怎的，是在下意识地观察谛听，他好像累了，或者他同时在倾心于另一个更有趣的物体，所以，他只能花一丁点儿的时间，对周围的一切稍稍一顾，而且几乎是无意识的。他心满意足，这是因为，在明天来临之前，他结束了对于他来说很讨厌的事，他像一个刚刚离开教室的板凳，被允许奔向也喜欢玩的淘气鬼那儿玩的小学生一样。纳斯坚卡，请您从侧面瞧一瞧他，您马上发现，一种喜滋滋的情感，已经成功地影响到了他微弱的神经，影响到了他处于病态兴奋的幻想。瞧，他在考虑什么……您想，他在考虑吃饭？考虑今天晚上？他在望什么？这位先生，他仪表堂堂，一个阔太太坐在快马拉着的四轮轿式华丽马车上打他身边过去，他正姿势优美地朝她哈着腰，是不是在望这位先生？纳斯坚卡，不是，现在，他哪能顾及这类婆婆妈妈的事！现在，他自己特殊的生活已经够丰富多彩了；在某种程度上，他突然间已经变得很富有，在他的面前，夕阳最后一点余辉的一闪，如此欢快，岂能枉然，在他燃烧着的心灵中，唤起了许许多多一连串的遐想。现在，他几乎没有

^① 所罗门，公元前965—前928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大卫之子，据《圣经》记载，他智慧异常。